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八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

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
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
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
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金柳城之功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鹿幼而魁
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龐童卅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
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龐結殷
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龐龐亡潛以避禍
後國人殺耐迎龐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龐將
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龐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龐戰于肥如龐衆大敗自後復
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龐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廐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廐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廐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廐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廐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廐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為寇掠往來

不絕鹿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鹿又遷于徒河之
青山鹿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
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鹿開倉
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
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鹿親
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鹿
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
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

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

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

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龐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龐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龐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龐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龐將軍單于龐

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修明虛懷引
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
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
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
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
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
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

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玠率國胄束修受業焉庾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庾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庾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庾庾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

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廐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廐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廐簡銳士配鎗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廐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廐軍之至方率兵距

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琰懼虜之讎已也使兄子燾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虜乃遣燾歸說琰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琰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燾及高

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跣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跣距之以裴

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栢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
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鹿侍
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鹿
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
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
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
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

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
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
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
吳楚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
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
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
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崔汜普天
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
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丘明
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
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
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
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
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
摧破董卓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

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
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
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
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偽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
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

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崕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入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廐雖限以山海隔

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
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
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况虜輔翼王室有匡霸
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
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
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
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

近準漢初進封廐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廐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廐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竭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
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
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
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庖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
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
及僞僭號偽諡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

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啟行鹿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鹿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陷寇營鹿威德於此甚

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
庖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庖威
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
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
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
臣之私誠為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
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
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

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
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廐後謂
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
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
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
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

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
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
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
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虜也
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虜虜
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
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
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

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
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於
東夷但問悲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
疾篤廐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廐除之瞻
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_臣張塤

謄錄監生_臣莊寶瑑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
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廐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
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

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廐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毖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毖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毖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廐亦不平之及廐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毖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毖使東歸平郭毖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

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
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
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
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
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
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
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
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

餘蘭翰復圍柳城。眇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眇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眇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鹿故事。眇自征遼東，尅襄平，仁所署。

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
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
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
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魼將垂海討仁羣
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魼曰舊海水無凌自仁
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
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魼之至也軍去平

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魋所擒殺仁而還立
耜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
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
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魋
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
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
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
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

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
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部
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
水以為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
遣將屈雲攻興國與鈇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
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鈇任重位輕宜稱燕王鈇
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為國相

韓壽為司馬裴開陽薦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
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
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
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璠以段遼屢
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
是總衆而至璠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
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
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璠之不會師也

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銑降銑曰孤
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
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
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
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
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
帝又遣使進銑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

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虢前軍帥
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於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
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虢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
凡城不尅進陷廣城虢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
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
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
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
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

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竇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

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噤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况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

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

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
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
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
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
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
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
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

垂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
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
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
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
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
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
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
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

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璠稱燕王其年璠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璠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璠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

已車還以白氍毹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氍毹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氍毹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

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毖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毖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垂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毖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毖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

遣其相國莫淺渾伐虢諸將請戰虢不許渾以虢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虢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虢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虢馳遣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

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斡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牧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分入私斡記室叅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

者受旌顯之賞情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
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
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
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
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

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

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
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
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
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
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
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
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

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

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
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
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
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
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
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
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
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

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甡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甡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甡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

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
五萬餘口以還銑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
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
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
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
銑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
麾銑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
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

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
僞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援臂工
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
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
寇善撫接受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垂勝深入
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鮑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鮑躬自總
戎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
以小小為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
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鮑蘭果大敗翰雖處讎
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
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
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

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
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
刀鏢追騎乃散既至魀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魀討宇
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
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魀素忌之遂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
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

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
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
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

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
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
主甚見尊重段遼與鮑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鮑令德之主不宜連兵
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
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
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
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

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魼魼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魼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魼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魼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

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孰甚悼
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卷一百九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慕容皝載記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一本開境三千上有北取宇文四字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

幹略魫為燕王拜僞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
燕王世子魫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
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僞將軍
魚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
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
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僞為使
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廐魫故事明年僞

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
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雋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
之徙廣甯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
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雋雋引之觀下
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
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
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叙歷能無祥乎且用兵
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

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竒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

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
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
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
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
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
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
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
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

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
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尅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
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
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
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
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
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於繹幕儁如中山為
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

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滹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

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鷁巢
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
五色成章雋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鷁者燕鳥也首
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
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
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
雋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
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雋

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耶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騫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

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廐為高祖武宣皇帝號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僞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

幟尚黑牲牡尚玄鴈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
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
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僞
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僞遣慕容恪率衆
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
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

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為都督秦
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
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
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
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
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
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
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寗各

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舊
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
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
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
郎申胄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
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

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衰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鐸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

禮絳禱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
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
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
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
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
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
制儻曰其舄舄不趨事下太常叅議太子服袞冕冠九
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

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罷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熊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熊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

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
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
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
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
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龔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
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
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
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
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
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
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美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
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尅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
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
而歸儁太子曄死偽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曄為
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

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
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
初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
旣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躡齧人莫能近旣曰此馬
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
止季龍尋退旣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雋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鐫勒其
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

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僞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
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徃徃而然孤孫斃子十室而
九無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
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
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
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
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

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
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
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
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竒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
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廟廟范
陽燕郡構黜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
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間李黑聚
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

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
奇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
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
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
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
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
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

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
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鴛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
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為
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
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
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
千奔于平陽鶩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

衆僞于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
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
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
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
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僞覽而悅之
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荏拔之
斬僞太山太守賈堅僞青州刺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

救之美師敗績復陷山莊偶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
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譙羣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
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
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
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
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

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

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
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
所以為損耳僞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
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僞夜
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
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數其
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僞
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

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
勢儁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
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
曰吾所疾惛然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
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
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
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

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
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
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
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雋死時年四十二在位
十一年偽諡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雋雅好文
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
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
服臨朝雖閑居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
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
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龐既逐崔攄復
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叅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龐
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
大將軍燕王之號龐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
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

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命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廩不平之出為新昌令孰為鎮軍復叅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

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
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
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
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縱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大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負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

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雋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
乃止午恐績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
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既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雋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
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慕容儁載記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垂一本作霸前
燕錄儁僭號之三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
信都更名曰垂則霸乃垂之本名爾時猶未改也

絳構始於秦漢○構監本訛構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
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儁
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

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為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容興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曄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興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揚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

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
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
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
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
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
與左衛慕容興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

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

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蟾蜍之心此則士卒攝魂
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
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
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
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
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
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
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

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暉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

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
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為之
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
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
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荆
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
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
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

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
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曩倫失
序輟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
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叅理三光苟非其人則
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
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况臣等
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
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
心經畧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
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
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
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
許暉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
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
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

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
今闕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
六合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
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
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為效公與先帝
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青
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
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

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
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
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
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
等乃止暉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為木德
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
恪有疾深慮暉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

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
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
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
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
重每欲埽平闕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
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
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
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

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

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
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
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
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
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
賞此則鬱蹕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
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
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睠覽表大

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暉之無遠略恐
救師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
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
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
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
堅王猛乎真曰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射
悅綰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
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

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
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
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暉前兗州刺
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
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
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暉將傅
顔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垂

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那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

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
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
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
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
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
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
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
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
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
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為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
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
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
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

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
暉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
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
暉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暉攻慕容筑于金
墉暉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暉暉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暉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
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
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
明貪情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頽化替莫
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
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
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

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
况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
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
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
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
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
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

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
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
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
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
以嗇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
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
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
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

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

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
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
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
河通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
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
送死俟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
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暉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
安率衆伐暉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暉使慕容評等率中

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
鄴中多怪異暉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
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
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
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廢鄭有云秦衆
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
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暉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

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
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
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
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
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歛為心乎府
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
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
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

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
猛攻暉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於沙亭為評等後繼
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
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
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暉與評等數十騎奔
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暉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暉將縛
之暉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
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詰其奔狀暉曰狐死首

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
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
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疑擊
桓執而送之堅徙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
于長安封暉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為平南
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
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
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偽諡幽皇帝始鹿

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鹿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

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銳將終謂
僞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
僞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
大都督錄尚書僞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
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僞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
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
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
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

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浴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
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必有闕闢之計言終而死

陽騫

陽騫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廐官至東夷校
尉騫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
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廐甚奇之騫即王位遷左長史
東西征伐叅謀幃幄黜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

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雋之將圖中原也驚制勝之功
亞於慕容恪暉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
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
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
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驚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
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
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龐拜為遼東國侍郎皽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克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興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

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
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
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
方飲馬江湘勒銘劒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
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
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
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
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

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

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實
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
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
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啟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
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
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
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

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
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
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
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
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
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

而拔堅城氣讐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
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
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
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
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
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艱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
世虐媼亂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

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
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
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
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蠹茲雜種弈世彌昌角端掩
月步搖翻霜垂危蛸起怙險鷗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十一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慕容暉載記苻堅將苻謏據陝降于暉○謏前燕錄作
庾綱目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亦作
庾今從音義作謏

豫州刺史李那○那一本作邦綱目作邽

晉書卷一百十一 考證